

谈京剧《雁南飞》的改编

安 葵

多年来,邵宏超先生一边进行编剧课的教学,一边从事戏曲剧本的创作实践。这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做法。教学使他对编剧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上把握创作的得失;创作实践又使他能更深切地辨别理论的是非,从而使教学更符合实际。近日读了他根据李克异的电影剧本《归心似箭》改编的京剧《雁南飞》,我认为它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创作经验。

首先是剧本的选材,不是任何题材都可以写成戏曲和京剧的。有人说题材选对了就成功一半,那倒不一定;但题材选得不适当必然写不成好戏。邵宏超选取电影剧本《归心似箭》来改编,是有眼力的。这不仅因为它是一个“主旋律”题材,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坚实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情感的基础。正如邵宏超在剧本的说明中所说:东北的男人是朴实粗犷的男人,东北的女人是情感炽热的女人,东北老人是豪放爽朗的老人,东北孩童是憨厚实在的孩子。不仅剧本好,赵尔康、斯琴高娃等演员也演的好,这有利于激发再创造的艺术想象。戏曲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并以抒情为主的艺术,《归心似箭》人物之间蕴涵着浓浓的感情,可以使戏曲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个电影描写的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故事,邵宏超是东北人,对这一题材和人物都比较熟悉,因此他能在把握住原作特点的基础上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进一步发挥创造,使剧作的戏曲特点,地方特色更鲜明,更浓郁。

戏曲与电影是不同的艺术品种,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因此改编中首先要解决用什么样的叙述方法的问题。这就是李渔所说的“结构第一”(构思第一)。原影片是从魏得胜与部队失散后的种种经历按顺序描述的,前三分之二的篇幅玉贞都没有出场。而后三分之一描写魏得胜负伤被玉贞救起,两个人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但魏得胜出于抗联军人的责任感,毅然离开他深爱的人,去寻找部

队,这是作品最感人的部分。邵宏超选取了这一部分作为主体,把两个人的感情过程展开,分春夏秋冬四季予以细腻的表现,而把魏得胜被敌人关进矫正院,挖煤以及淘金等经历都通过讲故事插叙出来,这种结构方法是高明的。

东北山区,四季是分明的。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绚丽的色彩。魏得胜在玉贞的精心的照护下,身体逐渐康复,两个人的感情也逐步加深。春天,草长莺飞,玉贞在水边救起了负重伤的魏得胜,魏的坚毅的面孔和刚强的气质使玉贞感动,玉贞请来董老利为魏得胜治病,魏的坚韧的男子汉的精神闯进了玉贞的心坎。而魏得胜从玉贞的泪水中也感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女人的柔情,在这春天的许多细节中表现出美丽的爱情的萌生。

夏天,万物充满生机,魏得胜的伤势渐好,小拴柱和黑丫让他讲和鬼子战斗的故事。这一章用第二空间回叙魏得胜的经历,一举三得。第一可以增加观众对故事背景的了解,因为这个剧本没有正面表现东北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通过回叙把故事与时代背景更紧密地联系了起来;第二,改变了叙事的节奏,这个剧本是舒缓的抒情的风格,插入一些战斗的和艰苦劳动的场面,可以使节奏产生变化;第三,通过讲故事,使玉贞对魏得胜有了更深的了解,魏得胜在生死关头毫不畏惧,在金钱面前毫不动心,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因此,爱情在玉贞的心里扎下更深的根。同时这为玉贞后来对魏得胜行动的理解做了铺垫。

秋天是全剧的重场戏。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经过春风的吹拂,夏雨的滋润,人们都认为魏得胜和玉贞是“天造地设的好姻缘”,因而玉贞也大胆地向魏得胜表露了爱情。在魏得胜说出欠她的情的时候,就势说:“那你就一天替俺挑两担水吧!……挑到俺儿子娶媳妇,挑到俺闺女出门子,给俺挑一辈子。”这是东北农村妇女特有的表露感情的方式,委婉而又

坦率。这是电影剧本原有的，京剧改编本保留了下来，使它成为全剧转折的关键。魏得胜听到玉贞的表露心中惊喜；但也促使他更冷静地思考必须做出或去或留的决定。

在这一场里魏得胜的心理和行动都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玉贞更亲近了，不再叫她嫂子和拴柱，而直呼玉贞，甚至向她表白：“我这胸口里装的，不是块石头，也不是冰！也是颗活蹦乱跳的心！”但又说：“我不能呆下，我得去找我的队伍，去打鬼子呀！”魏得胜的话当然深深地伤害了玉贞的心。“可怜俺，一片温存侍候他，/可怜俺，一腔情意照顾他，/可怜俺，一颗心儿给了他，/可怜俺，终身大事指望他……”魏得胜也很难过，“我不该，这样无情无义，伤了玉贞的心！”两个真诚相爱的人，两个十分般配的人，却因为更崇高的目的，而不能结合，这场戏以强烈的情感牵动着观众的心。

冬天，是“起承转合”的“合”，全剧走向高潮。玉贞的父亲回来了，而且他曾是魏得胜淘金时照顾他，也看重他的老掌柜，村里人也都主张他们结亲，但魏得胜还是走了，给观众留下深深的遗憾。电影是没有举行婚礼；京剧改为举行了婚礼，看演出时觉得不合理，但再读剧本，感到作者是要把情感再向前推。按照村里人的思维逻辑，结了亲，肯定了关系，玉贞就踏实了；魏得胜开始也在犹豫中同意了，但仔细一想，“这国难当头，家仇未报，我咋能在山窝里成亲过小日子呢？”于是未揭盖头而离开。最终，他的想法得到了玉贞和村里人的理解，戏在送别的尾声中定格。画外音魏得胜打败了鬼子后又来到这里找玉贞，但小山村早已被鬼子血洗了。舞台上并没有正面表现连天烽火和血雨腥风，但悲剧的力量却很强。因为作品着重表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给人们带来的感情上的痛苦和遗憾，而主人公的命运和品质令人同情和钦敬，这就使观众的悲剧感受向崇高升华。

从以上的叙述中又可以看到，作者发挥了这一题材的优势，找到了传统观念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因而易于为观众所理解和喜爱。在传统戏曲中有不少表现人物重情感更重道德和理想的剧目，像《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千里送京娘》等，在现代戏里也有像《红灯记》这样异姓一家，师徒患难与共的传统美德与现代思想相结合的成功经验。《雁南飞》也有类似之处。像魏得胜那样为了崇高的目的而割舍亲情，像玉贞和村里人那样助人为乐的精神，都是为群众所钦敬的传统美德，而魏得胜和玉贞身上体现出来的又是这种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的发展。因而有很

强的感染力。

这个剧本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有较强的地方色彩。这对京剧的开拓和发展具有探索的意义。京剧被称为“国剧”，一般是不重视地方特点的。一直到现代戏，除了像《黛诺》、《草原英雄小姊妹》等少数民族题材外，也很少有突出地方特点的。与地方特色鲜明的地方戏相比，京剧在这一方面显得薄弱。《雁南飞》有意识地加强地方特色，作者做了几个方面的努力。首先是人物性格。如前面的分析，主人公的东北人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除此以外，如淘金掌柜齐大爷，憨厚可爱的小拴柱，以及改编者新增加的一些人物，如胖大嫂，屯不错，黑丫，小力巴等，都加强了作品的地方色彩。京剧作者还特别加进了二人转以及月牙五更的曲调等，如在玉贞对魏得胜表露了爱情并得到魏的回应后，产生了与魏得胜结亲的梦想，这时剧本用二人转的形式表现出来，地方色彩的加强使这一梦境更美，每一场的结尾处，都出现月牙五更的曲调，这与剧中人的感情相映衬，也使观众对人物和环境产生更深切的感受。我想在京剧中多一些地方色彩浓郁的剧目，一定可以增强京剧的生命力。

我于 2006 年 1 月观摩了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成教部的联合演出。学院结合教学组织各个系的创作力量共同创作演出自编的剧目，这同样是很好的做法。导演、音乐、美术，都有许多新的探索和成就。扮演魏得胜的谭帅，扮演玉贞的王雅娜以及其他演员都演得很好。但我对演出样式的改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戏曲的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讲故事”的过程也是人物抒情和演员展示歌舞之美的过程，剧诗的抒情是与情节结合的抒情。这几方面互相结合，互相加强。但这次演出改为“演唱剧”，用一个叙述人交代故事情节，演员只在那里唱“感情”，这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感情的力量。魏得胜与玉贞两个人感情发展的过程也看不清楚，而且显得重复。我的感受是否准确，提出来供创作者参考。我想下一次演出是否也可基本按原剧本演一下试试。因为学院的创作演出也带有艺术实验的性质，所以我想不妨多几种样式试一试。

在语言方面邵宏超也有许多探索，为增强地方特色，大胆地打破了一些格律，也表现了作者高昂的激情。但我也希望宏超能对语言做进一步的锤炼，如能做到浓郁的地方色彩与京剧语言的凝炼的更高程度的结合，作品还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责任编辑：李 锋）